



听女字

小说创作研究

艾春明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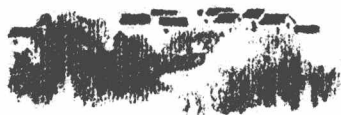
最后，我终于
也陆陆续续
SPR来生活：

二、黑道小，进去，两年，
（详情请），您像任何山一些即
算信他或风的那一天，结多
下，四点钟，西二钟，
（详情请），请听，那一天，
二、黑道小，进去，两年，
上是这样说，上是这样说。
三、黑道小，进去，两年，
进去的时候，黑道小，进去，
一斤，酒，下，黑道小，进去，
三、黑道小，进去，两年，
我的地，黑道小，进去，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毕飞宇小说创作研究



艾春明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飞宇小说创作研究 / 艾春明
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117-2916-3

- I. ①毕…
II. ①艾…
III. ①毕飞宇-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7922 号

毕飞宇小说创作研究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巍

策划编辑: 黄海明

责任编辑: 韩继海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1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214千字

印张: 14

版次: 201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56.00元

网址: 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目 录

绪 论	1
一、毕飞宇小说创作概述	2
二、毕飞宇小说研究综述	15
三、研究思路	26
第一章 生命体验与小说创作	29
第一节 童年创伤记忆与精神还乡	30
一、家族史：无根的疼痛	31
二、生存环境的“漂移”——“失乡”的孤独感	35
三、生活原型的文学再现	38
第二节 “文革记忆”与“文革叙事”	40
一、乡村记忆与创作资源	41
二、自然崇拜思想的文学位移	45
三、朴素现实主义的“文革叙事”策略	46
第三节 世态人情：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情感对接	49
一、“世态人情”的审美观照与文学立场	51
二、“世态人情”的底层叙事与审美理想	53
第二章 历史、权力与人性：小说主题转换	59
第一节 历史认知的民间立场与文学建构	60
一、历史蕴含于时间	60

二、对历史偶然性的发现和重新认识	64
三、小说是历史的备忘录	67
四、历史是现实与情感的演绎	70
第二节 权力的世俗化书写与民间表现形态	72
一、“权力”主题的世俗化书写	73
二、权力产生的民间资源	79
第三节 人性之“恶”主题的文学诠释	83
一、尊重的需要与现实冲突	84
二、探向精神空间的人性之恶	86
三、物质主义背景下的人性异化	88
第三章 毕飞宇小说中的弱势群体	92
第一节 疼痛与抗争：毕飞宇笔下的农民形象	92
一、“文革”背景下的乡村叙事	93
二、苦闷的孤独者形象	95
三、失落的乡村女孩形象	99
四、在乡村伦理与政治伦理间的人性徘徊	101
第二节 毕飞宇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书写	102
一、“去女性化”的女同志形象	103
二、命运、性格与人生悲剧	105
三、现代都市女性自我价值的重新评估	106
四、走出精神困境的母性形象	108
第三节 渴望理解与接受的边缘性群体	109
一、盲人：黑暗世界里熟悉的陌生人	109
二、知青、右派：政治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形象	112
三、儿童：现代性生活的精神弃儿	115
第四章 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	117
第一节 “自我救赎”式叙事模式	118
一、遭遇困境：自我拯救意识的觉醒	120

二、摆脱困境：自我拯救的艰难历程	122
三、新的困境：自我拯救的循环模式	124
第二节 叙事节奏与人称	126
一、叙事的节制	127
二、毕飞宇式“第二”人称叙述视角	131
第三节 细节：日常风俗画	138
一、以细节展现日常风俗	139
二、细节中的人性挖掘	142
三、细节与叙事空间的开拓	143
第五章 毕飞宇小说的语言风格与审美特征	147
第一节 语言艺术	147
一、语言风格的衍变	149
二、语言的基本特征	152
第二节 毕飞宇小说修辞的艺术特色	161
一、隐喻：人与动物世界的隐性言说	162
二、反讽：通往荒诞世界的修辞策略	166
三、排比：华丽的铺陈与情感的层叠	169
第三节 轻盈而凝重的写作风格	171
一、以小人物写出命运之重	172
二、以日常生活呈现时代之重	175
结语	180
参考文献	190
附录：毕飞宇小说作品	212
后记	217

绪 论

“60后”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绝对主体与中坚力量，是支撑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支柱，他们中间的优秀作家层出不穷。历经时间的历练与考验，他们中间的很多作品开始走向经典化，并且已经表现出可以被经典化的基本文学气质。在“60后”作家群中毕飞宇可能不是最突出的一位，他进入文坛的时间相对晚近，直到1991才以中篇小说《孤岛》正式进入文坛，而那时的余华、格非、苏童等人早已声名显赫。在作品数量上毕飞宇同样不引人注目，前后发表文字不足200万，可以说是一位低产作家。但无疑他却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无法被复制更无法被替代，他的审美特质与文学追求为中国当代文坛注入清新之气。他的作品少有自我重复，烙印着清晰的个体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发展轨迹，依循毕飞宇的创作历程，我们能够准确把握中国文学20多年的发展与演进，可以说毕飞宇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现象。尤其在新世纪之后，随着毕飞宇创作的日渐成熟，他的作品无论是在思想的深度、艺术的高度还是表现的宽广度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流水准，在“60后”作家群中占有重要一席。

毕飞宇的代表作品很多，如《哺乳期的女人》、《蝥蛸 蝥蛸》、《地球上的王庄》、《青衣》、《玉米》、《玉秀》、《玉秧》、《平原》、《推拿》等等，他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娴熟的艺术技巧描摹出纷繁的社会人生图景，传达出自己的审美情趣，表现出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方向，充盈着丰沛的人文关怀精神。从而在审美、叙事、思想与社会干预等多种维度抵达了小说艺术本质的理想彼岸。因此我们对于毕飞宇小说创作的

整体研究，既是事关一位作家的个案分析，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景观的一次系统梳理，借此可以深入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纪之交的剧变中如何奠定基础、把握方向，在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当下化与外国文学资源的本土化基础之上，建构起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新世纪文学。

一、毕飞宇小说创作概述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可谓是众声喧哗、盛极一时，各类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交相辉映、前赴后继，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迅速出现又迅速消亡，大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在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部分文学流派在创作上仍延续着文革时期的极左思维方式，在义正词严的批判性文字背后潜藏着以文革思维反对文革的荒诞性逻辑，它们往往贴近政治远离审美，比如最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等，甚至包括后来的改革文学也都保持着与政治的紧密关联。其后随着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的爆发式涌入，在借鉴与实验的过程中新时期文学日渐成熟，开始脱离政治回归文学的本真，尤其对于文学性的关注一时间成为文学界的主流话题，比如寻根文学、朦胧诗派、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等，它们或以乡土文化作为落脚点，或以文学审美作为创作支点，或者尝试各类文学实验，真可谓“你未唱罢，我登场”。但是在文学繁荣的表象之下难掩粗浅的借鉴甚至粗暴的模仿，文学时常表现出来的激进姿态充斥着人心浮动与社会浮躁，狂飙突进式的文学盛况时常遮蔽了背后思想的苍白、精神的匮乏。新时期文学取得的成就以及给后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因为过度的激情与狂热那时的文学存在太多问题，比如遭受长期政治压迫的文学界一经解放，便以无限的“去政治化”文学主张支配文学创作，结果虽然提升了文学的审美性与文学性，却也丢掉了文学的现实干预性。可以说那是一个成就与缺憾并存的文学时代。

1990年代进入文坛的毕飞宇，在“60后”作家群中是入门较为晚近的一位，但也因此他能够较为客观冷静地观察1980年代以来喧嚣的文学界，能够认真反思各类文学思潮，看到各个文学流派与文学实验在具体文学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取得的成果。这种旁观者身份令毕飞宇躲过了1980年代的文

学盛世，避免了陷入某一文学流派形成标签式的写作模式，保证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独特性，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种独特存在。毕飞宇沉稳内敛、不骄不躁，不露锋芒，不追随西方时髦的文学思潮，仅以自己对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与文学记忆去书写乡村、表现都市，以极具标签性的语言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怀着“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朴素的、‘是这样’的那种”^①的心愿，去观察世界介入生活，努力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途径，切实践行“当下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将文学性与社会性有机结合。

追溯毕飞宇的文学创作活动可以推至高中阶段。在毕飞宇看来，那时所谓的“创作”主要是一种兴之所至的即兴写作，停留于写作的初级阶段尚未成熟，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两大特征：爱哲理；爱抒情。作为一位追求思想与理论时尚的年轻人，当时的毕飞宇特别崇尚自我思考，并以华丽而含蓄模糊的语言表现自己自认深刻的思想。毕飞宇对那一时期的自己曾做过深刻的总结：“那时候我特别瞧不起小说，一看就明白，没意思。我特别羡慕一个说话让我听不懂的人，简直就是崇拜，不是调侃，是真的。所以，我非常渴望一开口就把人家放倒。但这不容易。为了让别人不懂，首先要让自己不懂，我这样就写起了诗。”^②毕飞宇那时的创作无论是在理念上、思想上还是文字、叙事方面都表现出年轻人固有的不成熟，带有练笔色彩，但是这期间的创作为他后期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必备的铺垫，可以称之为准备阶段。

大学毕业前后的毕飞宇在写作上开始日渐成熟，并且意识到自己写作存在的问题，开始自觉地纠正这一写作习惯与文学观念，他的写作开始进入自觉创作阶段。在真正进入文坛后的创作过程中，毕飞宇的写作风格与关注话题也在不断进行着尝试性的调整，普遍认为在中篇小说《青衣》发表后毕飞宇的整体创作风格开始进入实质性的转变，并最终形成自己稳定的创作风格。因此我们可以以《青衣》为分界点将毕飞宇小说创作历程大体划分为两个阶

① 毕飞宇.《青衣》问答[C].见:沿途的秘密.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49.

② 姜广平,毕飞宇.“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J].花城,2001(4):180.

段，前一段为成长阶段，后一段为发展阶段。

（一）成长阶段创作概述

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种文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各类带有实验性质的文学创作先后出现，其中以先锋派与新写实小说影响较大，且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表现方式、题材选取以及小说主题的开拓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只是后来或流于晦涩的语言狂欢与文字游戏，或执迷于生活琐事，纠结于鸡毛蒜皮，缺乏深刻的思想认知与审美追求，终于由先锋走向滞后，湮没于新的文学流派。而正是在这一文学流派频繁更替的阶段，毕飞宇完成了学习生活，走进社会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也正是深受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对西方理论的学习与反思，使得毕飞宇能够在199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当下化转向过程中始终站在文学改革的前沿，同时也使他具备了对作品题材、文本形式做大量尝试和创新的热情与能力，体现出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多面性与可能性。

毕飞宇的处女作《孤岛》发表于《花城》1991第1期。《孤岛》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寓言和象征的小说，小说围绕一处孤岛内部的权力斗争展开，在具体的情境中不时插入作者关于历史的议论，贴切、真实地表达了对于历史的感受与理解，从而将孤岛的历史提升为人类历史的某种缩影，带有强烈的先锋文学借古讽今、以古寓今的痕迹。紧接其后的《楚水》、《叙事》、《武松打虎》、《祖宗》、《明天遥遥无期》等文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话语外溢，表现出毕飞宇对历史的深邃洞察力和复杂情感，极具新历史主义小说特质。但是从根本上说，毕飞宇这一时期的小说主要深受先锋派文学影响，尤其在小说形式的实验性尝试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对于先锋派小说与自己小说的内在关联性，毕飞宇曾坦言：“我不回避我的创作是从先锋小说起步的，……最早从先锋作家身上学到了叙事、小说修辞、我感谢他们，……他们的努力对中国的小小说有根本性的意义。”^①先锋派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是它是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体现了中国作家的开放性视野与对西方的学习

^① 姜广平，毕飞宇。“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J].花城，2001（4）：181.

借鉴态度，且对当代文学的整体建构起到过重要作用，毕飞宇看到它存在的问题，但更看到它对于自己以及当时文学的价值。

正是这种来自先锋思潮的影响，使毕飞宇早期作品执迷于小说形式的创新，以期以此实现小说主题深刻传达，这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叙事》。这部中篇小说讲述的是“我”的家族的故事，家族里仅有的三代人都有血统不纯的疑虑，整个故事是由“我”对自己血统，甚至是儿子血统的怀疑和焦虑展开的。小说采用多线条叙事方式，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各种线索繁杂，时空交错突破常规叙述时间，但是毕飞宇凭借着自己对文字的掌控能力，最后依然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路有条不紊地将故事说完，精彩而又深刻。《叙事》在形式上表现出的特点主要有：一是体现了毕飞宇对语言的一种刻意追求。他认为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通过语言实现的，特别是《叙事》这篇小说使他痴迷语言。二是《叙事》中使用了空间叠加的办法来推进作品，是他“呈现叙事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的最好实验，是他“自学成才的重要注脚”。“我又夹杂进去另外一些意义上的东西，那就是说我想对我整个1994年以前的作品进行一番总结。也就是说，我在进行这个家族史研究的时候，我就想，这篇小说是我这一批小说里面的最后的一个，这篇小说写完了以后，这类的东西我就不打算再写了，我打算好好告别一下。”^①《祖宗》也体现出了先锋小说的特点，毕飞宇曾说这是他最喜欢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是我在现实的空隙里找到的一种历史叙事方式，它的语言受到了翻译作品、尤其是先锋小说的影响。这个作品写完了，我自欺欺人地认为，我跟上了当时的文学步伐，这是我喜爱这个作品最重要的原因。”^②此外，在叙事策略上，毕飞宇也大胆尝试，如《武松打虎》在形式上独特新颖，思想上充满哲理意味。这篇小说让传统的武松故事和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的故事平行发展，相互对照。传统武松打虎的英雄故事被演变成今天农村妇女争风吃醋的争斗，表现出英雄的没落、英雄主义在当下荒诞与可笑的艰难处境。

① 张均. 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 [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28.

② 张均, 毕飞宇. 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毕飞宇访谈录 [J]. 小说评论, 2006 (2): 43.

在这些带有先锋色彩的“重述历史”小说中，毕飞宇始终关注对“人”的探讨。他以悲悯之心、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表达对历史中“人”的关爱，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去表现人们面对历史、文化、政治等宏大概念与强大现实力量时的弱势群体心理与卑微行为姿态，同时又通过人们的精神阵痛穿透历史的纵深，反观历史的本质，进入历史哲学的思考维度（如《楚水》、《叙事》）。在对历史的反思过程中，毕飞宇没有陷入历史的思维窠臼，而是透过历史观察历史中的人，以及人们面对磅礴历史的命运抉择（如《孤岛》、《明天遥遥无期》）。毕飞宇的独特历史意识，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其意义是基于现实困顿的不懈求索和对人的终级关怀。

1995年前后毕飞宇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创作，“博尔赫斯曾经是我心目中的一个文学之神，但是，在那一个凌晨，我对博尔赫斯产生了强烈的厌倦。……我对博尔赫斯的厌倦联带了我对自己的怀疑与厌倦。我渴望变，往哪里变呢？我不知道。我想强调的是，我所渴望的变化不只是叙事形态上的，而是我究竟要写什么，我到底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我与这个世界究竟要建立怎样的一种关系”。^①这次的反思与自我怀疑对毕飞宇的创作而言至关重要，它决定了毕飞宇今后的创作方向，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小说叙事、语言、结构等小说形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小说题材与主题等内容方面的变化，也是作家现实关注点的变化。也正是从这时起毕飞宇的小说开始转向对日常世俗生活的观照，为他进入更高的艺术层面做好思想准备。

毕飞宇从历史冥想、哲理思辩逐渐回归现实，并在不断探索、实验的过程中最后形成自己的“现实主义”风格。1995年6月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发表，它预示了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大转型。毕飞宇曾说《是谁在深夜说话》“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也是我快要告别博尔赫斯时期写的。我要说，它的原创性还不够。它还不是‘毕飞宇的小说’”。^②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毕飞宇的创作风格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这只是一个

^① 毕飞宇. 轮子是圆的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 1.

^② 张均, 毕飞宇. 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毕飞宇访谈录 [J]. 小说评论, 2006 (2): 43.

开始，他将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学空间。小说分为两条线索展开叙述，“我”对美女小云的爱慕与建筑队修城墙，毕飞宇以生动的想象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现实的情感故事与历史情感遥相呼应。在这篇过渡性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毕飞宇前期创作痴迷于历史的踪影，他质疑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对历史偶然性、荒诞性的认同仍然顽强地停留于作品中，但是感性 with 日常审美的参与已经极为明显清晰。

1990年代中后期，毕飞宇的小说中依然关注一定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思考，但整体视角已然转向了对人的生存境遇与现状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对人性深层心理的挖掘与探视。毕飞宇更喜欢运用隐喻和象征等艺术手法去表现日常生活的非常态特征，并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表现现代人的欲望和恐惧的生存本能。这一时期毕飞宇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文革”作为背景的小说，它们经常被评论者称为“文革叙事”、“乡土小说”或“先锋乡土”小说。此类作品还有很多，如《写字》、《臭镇的1977》、《受伤的猫头鹰》、《枸杞子》、《蝓蝓 蝓蝓》、《好的故事》、《白夜》《手指与枪》、《怀念妹妹小青》等。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毕飞宇凭借着个人成长记忆与乡村生活经验，从普通而又平凡的人入手，着重表现出七十年代的民间生活与生态，为那个时代的历史做最为丰富、生动的备忘录。《怀念妹妹小青》以散文式的回忆方式，讲述了妹妹小青在那个暴风骤雨般的年代里猝然消逝的故事，读来让人痛惜不已。《白夜》中的一群孩子们通过对“我”的胁迫，抵制和破坏正规的学校教育，那个扫荡教室的白夜令人战栗。《蝓蝓 蝓蝓》通过蝓蝓的隐喻让我们看到人世的荒谬与残酷，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伤害这是一个时代的畸形呈现，它不仅仅伤害到我们的肉体，更摧残了我们的灵魂，扼杀了我们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

毕飞宇在这一时期还尝试着创作出一批带有“城市叙事”特征的作品，比如《九层电梯》、《生活在天上》、《那个夏季，那个冬天》，等等。小说借助城里猫和乡下虎皮猫的对比、女儿城里的童年与“我”乡下的童年生活的比对，印证了自然生命在城市生活中退化的现实。《生活在天上》的蚕婆婆在村人的羡慕中来到城里生活，但是城里却让她感到是“一个上够不着天，下够不着地”的地方，离开土地的惶惑令她痛苦不堪。《卖胡琴的乡下人》中的

乡下人去城里卖胡琴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与乡土、盲人等相关联的胡琴无论如何也等不到城里人的光顾。毕飞宇在作品中试图以乡村自然健康的人性作为支点，去观察、思考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的身心伤害。同时在这些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品中，他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城里人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的关注，如《哥俩好》、《那个夏季，那个冬天》通过图南和图北、耿东亮的个人遭际，记录了青年人在与传统决裂后留下的阵痛和迷惘。《遥控》通过对一个青年人日常生活的虚构，揭示出科技、现代化的物质进步在带给人全方位关照的同时，也在抽空我们生命的体验性与丰富性。《元旦之夜》表现了公司老板发哥对曾经的爱情与婚姻的怀恋。《五月九日和十日》则表现了丈夫与妻子之间难以沟通的隔膜。《家里乱了》中幼儿园教师乐果在物欲大潮的冲击下毅然出卖色相，甚至在被电视台曝光后依然坚持卖淫。《唱西皮二黄的一朵》中的一朵本是一位朴实的乡下女孩，因一次偶然机会进入剧团唱西皮二黄，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一朵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变化的还有自己乡土心态，乡下人由自卑产生的自厌。一次偶然的机会一朵发现了一个卖西瓜的乡下女人跟自己长的特别像，相貌的接近唤起了一朵身份的记忆，于是她的心态开始失衡，情绪开始失控。一朵的转变正是当时中国城乡关系与心态的一次真实写照。

毕飞宇在由先锋向写实风格转变的过渡时期，创作出多篇优秀作品，其中《雨天的棉花糖》是一篇关注个体生命的小说，它以深重而朴实的笔墨讲述了一个身份“错位”的男孩形象。在男与女，烈士与苟活，英雄与俘虏等错位认同上，他与村里人甚至父母产生严重分歧，但是脆弱的他在村里人的挤压中，甚至于父母的精神迫害过程中走向了自我的悲剧命运。《哺乳期的女人》是毕飞宇的成名作，它是一篇反思现代性困惑的小说，它表现的事件很小，留守儿童旺旺的父母长年在外打工，邻居惠嫂给孩子喂奶的情景激起他对母爱和亲情的渴望，他冲动之下咬了惠嫂的乳房，为此村里人坚持认定旺旺是流氓，最终将孩子真的逼出了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的物质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一批情感缺失的留守儿童，精神的缺失却难以用物质的方式来弥补。《林红的假日》表现了一个都市白领女性的精神困顿、城市生活的单调枯燥，城市价值观的混乱不堪。林红想要逃脱的生活恰恰是现代人疯

狂追求的物质生活，她要放纵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精神，一次精神的出轨是对刻板生活那种不自由的最大挑战，但最终的失败恰恰是人们真正脆弱的明证。

在《青衣》创作之前，先锋式的叙事激情一直缠绕着毕飞宇的作品，但是他的先锋式写作不同于同时代的先锋作家们，在他的那些所谓先锋作品中，“文本也都是以一种通俗直白的语言呈现出来的，不但没有西化哲学的晦涩难懂，而且还具有与世俗人生息息相关的感性物质。”毕飞宇后期小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的挖掘，在先锋小说的写作过程中其实已露端倪，可以说对世态人情的关注其实一直融入毕飞宇的创作过程中。毕飞宇这一时期的创作风格正如吴义勤所概括的那样：“在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中，毕飞宇虽然进行过多种多样的艺术尝试和探索，但他的作品所呈现出的总体风格却基本上是统一的，那就是感性与理性、抽象与具象、形而上与形而下、真实与梦幻的高度和谐与交融。”^①

总体说来，毕飞宇在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主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且先锋意义上的写作占主导地位，他以先锋派小说的文学资源浇灌出带有自己标签的文学作品，这是在借鉴与融合中的一次成功尝试。毕飞宇这一期间的作品虽然还相对稚嫩，但是正如部分评论者看到的那样，它们无论是“对历史与现实，对都市与乡村，还是对男人与女人的描摹中，浸透着一种精神的坚守及追问，即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在物欲横流、喧嚣浮躁的现实生活中，毕飞宇的小说无疑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反思”。^②面对读者与批评家的认可，毕飞宇保持着一份清醒的认识，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创作转型时期所存在的问题，更看到了自己创作中曾出现的大量“残次品”，尤其是他对现实主义的追求由于过度贴近现实反而失去了文学审美的内在需求，比如《家里乱了》、《那个夏天，那个秋天》等，过于逼近现实传达理念，反而使小说生硬失真，略显逼促。

① 吴义勤. 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毕飞宇论 [J]. 当代作家评论, 2002 (6): 49.

② 赵艳红. 生命的悲歌——论毕飞宇笔下的“小人物” [D].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9. 1.

（二）发展阶段创作概述

自2000年《青衣》发表以来，毕飞宇小说创作迎来了一次爆发期，这期间他创作出大量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比如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相爱的日子》、《家事》、《睡觉》、《大雨如注》等，中篇小说“三玉”系列等，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等。这一阶段毕飞宇的创作风格日趋稳定，他对日常生活、世态人情的关注，对于真实、真诚的追求也日渐成熟深刻，他坦率地说：“我的创作有不少忌讳。二十岁以前，我忌讳不抒情；二十出头，我忌讳不哲理，不深刻，我渴望着三言两语就把这个世界摆平了。再后来我忌讳明白：我用激情和想象力，与天斗，与地斗……可是我现在最忌讳的不是那些，我忌讳假。”^①事实证明，毕飞宇的转变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是对现实、真实的回归。

《青衣》不同于毕飞宇以往作品，毕飞宇认为这种转变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对自己写作的尊重与顺应，正如其言：“活到哪儿，你就必须写到哪儿。前提是你不能回避你自己。”^②随着年龄与写作年龄的增长，毕飞宇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不断加深对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的理解。同时，随着理解的加深，文学呈现的面貌也必然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自然生成，作家要做的就是接受与推动。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对现实主义文学理念的理解和肯定，“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相互的、‘是这样’的那种。我就想看看，‘现实主义’到了我的身上会是一副什么样子”。^③在2006年的一篇访谈中，他进一步指出：“我理解的现实主义就两个词：关注和情怀。……我指的关注是一种精神向度，对某一事物有所关注，坚决不让自己游移。福楼拜说过，要想使一个东西有意义，必须久久地盯着它。我以为，这才是现实主义的要义。简

① 毕飞宇. 忌讳 [C]. 见: 沿途的秘密.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13. 19-20.

② 毕飞宇. 《青衣》问答 [C]. 见: 沿途的秘密.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13. 48.

③ 毕飞宇. 《青衣》问答 [C]. 见: 沿途的秘密.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13. 49.

单地说，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就是一颗‘在一起’的心。”^①毕飞宇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时代与同辈，他更具人文关怀地认识到“在一起”的重要性，与你表现的对象，与日常生活，与底层人民在一起，内在关怀与介入才能真正被表现群体所接受。

2007年，毕飞宇在上海市作协举办的第二届“城市文化讲坛”上做了题为《文学的拐杖》的演讲，他着重阐释了自己对“世态人情”的理解和认识，以及“世态人情”之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毕飞宇把“世态人情”看作小说的底子，小说的呼吸，认为创作离不开世态人情这根“拐杖”。而作家对世态人情的熟稔，其实是对日常生活的一腔热情，它透彻、理解、领略，甚至是对基本生活的诚实。毕飞宇的“现实主义”已超越出教科书的阐述，具有强烈的“毕式风格”，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坚持现代派文学注重个人体验、直觉把握的精神，又融合了现实主义文学关注当下、直面人生的品格”。^②它的关键词是：朴素、关注、情怀、“在一起”、热情、诚实。

毕飞宇小说向写实转型之后，随着主题的变化，他不再痴迷于掌控小说的形式和追求语言的突破，题材和语言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更多地是以细节、感性经验传达小说主旨和形而上的哲思，将自己的哲思更多地融入到日常化的叙事中，表现得更为贴切自然。2000年发表的《青衣》，是毕飞宇重要的代表性作品，小说讲述的是女演员筱燕秋对青衣艺术和表演的痴迷与执着追求，最终却以悲剧结束的事故。小人物在宏大政治与物质主义面前的痛苦、无奈与渺小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篇小说是毕飞宇创作风格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志，它使毕飞宇更加自信。随后创作的“三玉”系列等作品，承续这一风格特点，并增加了更多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至此，毕飞宇的小说创作逐步走向高潮。“三玉”系列小说以“文革”作为历史背景，以王家庄村支书家的三个女儿玉米、玉秀、玉秧作为表现对象，通过村里的权力更替对她们不同影响，分别展示了三位女性带有隐喻性的个人悲剧。在权力

① 张均，毕飞宇. 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毕飞宇访谈录 [J]. 小说评论, 2006 (2): 46-47.

② 段崇轩. 论毕飞宇短篇小说 [J]. 文艺争鸣, 2008 (8): 154-155.